

杭州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政协杭州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编 辑 凡 例

- 一、本辑是资料选辑，印行的目的，在于积累和保存历史资料，并通过它，激发读者的爱国热忱，团结各方面的力量，更好地为振兴中华服务。
- 二、本辑选载资料，以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主，对确有史料价值的原始资料、译文、旧作、遗著和代人整理的稿件，也酌情选载。
- 三、本辑选载的资料，主要是从辛亥革命（1911年）以来至“文革”前这一历史时期的各个方面的史料。
- 四、本辑选载的资料，尊重撰稿人的观点，但史料务求翔实，视需要对选载资料或节录或删除，在文字上或加修改。
- 五、本辑资料，欢迎读者订正、补充。
- 六、本辑暂为不定期刊，目前只限内部发行，供历史研究工作者、大中学院历史教师参考。各机关、团体、单位图书馆（室）、个人也可购买。

目 录

- 历朝通俗演义作者——蔡东藩 蔡福源 (1)
忠诚教育事业的袁心粲先生 袁卓尔 (18)
袁心粲先生二三事 包凤仪 (35)
陈诚其人其事 方 耀 (37)
陈诚二、三事 江天蔚 (62)
关于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点滴见闻 方 耀 (66)
杭州市蕙兰中学概况 丁荣观 (71)
回忆浙江省贫儿院 许为通 (78)
西泠印社记 徐映璞遗著 (88)
解放前夕杭州义勇警察的活动 丁鑑廷 (92)
解放前夕的杭州义勇警察队 谈 冲 (100)
江南挺进纵队 唐之准 (107)
孔凤春香粉店 娄继心 (115)

历朝通俗演义作者蔡东藩

蔡 福 源

祖父蔡东藩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和演义作家。他在国事维艰、风云变幻的历史大变动时代，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，不计个人名利，撰写了七百万字左右的历史演义，其朝代之多，人物之众，篇幅之长，确实是空前的。

他所写的历史演义，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，通俗易懂，感人至深。出版后，畅销国内外。毛泽东同志生前也喜欢阅读，在毛主席的卧室里就放着《清史通俗演义》，书架上陈列着他写的全部历史演义。出版界人士说，他的名字早已飞越国界。现在，萧山人民政府已公布他的坟墓为重点保护文物，正拟拨款修复。

一八七七年（清光绪三年，岁次丁丑）农历六月十三日，祖父生于浙江省山阴县临浦牛场头（今属萧山县）一个店员的家庭里。幼名椿寿，稍长取名廓，号东藩，有时写成东帆或东飘。

祖父幼年时，家境穷困，曾祖父蔡文杰，是临浦一家丝行的店员，工资微薄，备受老板的剥削与压迫，极力想摆脱这种境遇，因此，就把三个女儿嫁给农村里的自耕农，叫三个儿子用功读书，以求改变这穷困的处境。

祖父六岁左右，就跟随哥哥读书。不久大哥去世，于是

就靠二哥对他教学。二哥比他大四、五岁，天资聪颖，学习认真，十多岁时，已博览群书，能诗善文。当时亲友都目为“神童”，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祖父的二哥身上。可是事情恰恰出于意料，祖父的二哥患了足疾，逐渐不会行走，医治无效，就夭折了。

曾祖父母因长次两子相继去世，就把希望全寄托在祖父身上。可是家境贫困，无力给他求学，没奈何只好到富家为公子当“伴读”。这样，可以有机会听老师讲课，又不需学费，且还有伙食供奉。但祖父从小秉性刚直，不喜逢迎，“伴读”生活寄人篱下，心情总不舒畅。他的二姐夫田沛鳌家境较好，一心要参加科举考试。为了互相切磋，就请祖父到他家去共同学习。祖父十四岁时，就和二姐夫一道去考秀才。田沛鳌比祖父大五十岁左右，身躯魁梧，而祖父身材瘦小。考秀才需经过县考和府考，进考场人很拥挤，田沛鳌力大，双手挽着两只考篮，在前开路，腰中系着一根布带，叫祖父拉住裤带，跟在后面，别人看起来好象父子同进考场那样。经过县考、府考后，祖父和田沛鳌都考中，而祖父的名次远远在二姐夫前面。这次临浦考中秀才的有好几个，数我祖父的年龄最小。从此，他的名字就在附近传开了。

此后，祖父经友人介绍，到杭州一满人家做家庭教师。那家有两个儿子要他教学，大的年龄比他稍大，小的也与他差不多。全家人对祖父比较尊敬，从此他开始了教师生涯。

我的祖父母长期来由于生活难苦，又遭长次两子先后去世，忧郁成疾。虽然祖父中了秀才，心里有些高兴，但积疾

难医，因此，不久相继去世。祖父只好向二姐夫田沛鋆家借债丧葬。

适值这年是乡试之年，祖父的才学在附近有些名气，这时就有人来请他去做“枪手”，就是冒名顶替去考试。他明知干这样的事有着极大的危险的，但为了偿还债务，就下决心“铤而走险”给人家考取了举人，得到了一笔钱，还清了旧债。自那以后好几次乡试（一般每隔三年举行一次），他仍然去做“枪手”，给人家考取举人。过了好几年，祖父在杭州教学的那家满人的两个儿子，都已中了秀才。有一年，师生三人同去参加考试。进了试场后，认真构思，尽力把文章写好。中秋前夜，祖父已把文章写好，誉写清楚，自己看看比较得意。不料第二天早上，同去参加考试的两个学生，为了孝敬老师，欢度中秋，送来了一碗蒸鸡。祖父在逊让时，不慎把鸡汤晃出了许多，恰巧旁边放着誉写好的试卷，这鸡汤就沾湿了试卷，于是印格子的红色渗开，有的字迹模糊难辨。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重抄，没奈何把这样的试卷缴了上去，发榜时却名落孙山。幸亏他对功名不太看重，情绪上还没有什么波动。

那时的中国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，正处于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。清政府对外屈辱投降，使中国在政治上丧失了独立地位，在经济上沦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。贪官污吏遍地，人民生活更加困苦。他自己的遭遇，正说明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不平。他想找一条出路，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，于是他去参加优贡的考试。先是省里考，成绩优异，被录取了，接着就到北京去参加朝考，被录取在一百名之内，属于优等。发榜后，他曾去朝见过皇

帝。祖父对我说过：“说起这件事真好笑，比演戏还不如。为了朝见，花了一大笔钱，去购买了一套绣花衣帽。半夜里就在朝见的殿外等候。等到天将黎明，由太监传出话来，说是朝见皇帝了，于是跟着大家进了殿门，跟着大家跪下叩头，跟着大家叫万岁。这样身不由主地搞了一段时候，总算朝见结束，各自可以回去了。天晓得，不但皇帝的影子没有看到，而且连什么大臣的影子也没有看到”。

祖父被分发到福建省以知县候补。这对他来讲，一方面有些高兴，但另一方面也有些踌躇。他想到福建去的一切费用如何设法？后经亲友们的帮助，才到了福建的省会福州。未经仕途的祖父那知当时官场的陋俗恶习。一个远道而来的候补知县在省城里有谁看得起！祖父没有向巡抚、臬台、藩台等衙门的守门人送上钱，连会见这些大官的机会也没有，都被守门人谎言搪塞而挡驾了。虽几经周折，能与这些大官相会，他们又那里把他放在眼里！官场中的应酬交际，吹牛拍马，尔虞我诈等，天真的祖父都不甚了了，待稍有觉察，也不肯仰人鼻息，轻易折腰，因此在福州不愉快地住了一个多月，就称病回家。这时正是一九一一年（辛亥）的夏天。

祖父从福建回来后，痛恨清政府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，决心跳出仕途的圈子。当时，他有个好友邵希雍，字廉存，号伯棠，山阴县（今萧山县）下邵村人，知道祖父的情况，称赞他是“悬崖勒马，智士也”。邵希雍长住上海，曾著《高等小学论说文范》，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，风行全国。邵拟续著《中等论说文范》，但因事多抽不出时间，想聘请祖父参加编撰。祖父欣然应聘。此时，适逢辛亥革命，祖父对辛亥革命是欢欣鼓舞，尽情歌颂的，这在《中等论说文范》

一书中充分反映出来。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：“窃谓为国民，当革奴隶性；为新国文，亦不可不革奴隶性”。“但能理正词纯，明白晓畅，以发挥新道德、新政治、新社会之精神，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。”自《中等论说文范》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后，他就常常与该局打交道了。邵死后，会文堂新记书局因印著的《高等小学论说文范》需要修改，也请他执笔加工。从此，祖父陆续替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编撰了《写信必读》、《楹联大全》、《留青别集》、《幼学故事琼林续集》、《客中消遣录》等书。这些书的发行量倒也不少。这样他与该局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。

祖父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崎岖的。他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，备受压抑和欺凌，在家庭里所遇到的，也多是不幸的事。他两个哥哥死去不久，父母就先后去世。接着，嫁在农村的三个姐姐，都患肺病，相继死亡，她们没有一个生男育女。祖父二十多岁时，与一王姓农家女子结了婚，生二子。长子震渍，就是我的父亲，次子不满十岁，患急病夭亡。这王姓祖母与祖父相处不几年，就与世长辞了。后来，有个黄姓名医看中祖父，将其女许配给他。祖父曾讲起这个祖母，知书达礼，能文善诗，平日夫妻同写诗文，互相切磋，还从她那里学到不少医学知识，真是伉俪情深，相依为命。她曾生一女，但好景不常，爱女突患重病，多方求医无效，不几日也夭折了。女死母哀，这第二个祖母总是忧郁难解，不久也就永别人世。这对祖父来讲，是莫大的打击。此后，祖父又与一韩姓店员之女结婚。这第三个祖母体质较差，平时多病，始终不孕。当时，祖父的子女仅存我的父亲震渍，但父亲一向多病，因此稍长后，祖父就叫父亲到

杭州中医专科学校求学，使父亲懂得一些医药知识，一方面可以注意自己身体的调理；另一方面可以解救人们疾病的痛苦。

祖父的遭遇是不幸的，国难家愁犹如无情的冰雪阵阵压来，而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事业心，好象岁寒的松柏，怎肯甘心老死牖下！辛亥革命以后，他念念不忘是国家的前途，民族的安危，群众的疾苦。他热情拥护共和，赞成民主，坚决反对帝制，憎恨专制。他在当时“演义救国”思潮影响下，就着手撰写历史演义。

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六年间，他写了第一部《清史通俗演义》。其间呕心沥血，艰辛努力，颇曲折复杂。现择其主要的缕述于下：

一、辛亥革命以后，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，但政治多变，危害民主共和，祖父对此痛心疾首，力图以通俗的历史演义，唤起民众，挽此狂澜。他当时曾说：“孰知时事忽变，帝制复活，筹安请愿之声，不绝于耳，几为鄙人所不及料”。他写《清史通俗演义》就是针对这一实际情况，提出“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，尤再三致意，悬为炯戒。”但这谈何容易！就是他的亲友，也不断向他进言，貌似忠告，实则阻挠。如他的邻居李马鑑，是一个地道的满清遗老，得知祖父在写清史，就絮絮叨叨来说满清王朝的功绩，大力赞扬君主制度的优越，企图诱使祖父为满清大唱赞歌，为君主制度招魂。还有友人沈幼贡，本着反清复明的旧思想，也在祖父面前常嘀咕满清是“胡人犬种”，无一是处，希冀达到诋毁满人之目的。这些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是有一定市场的，而

祖父却坚决反对。他的主张是：应当尊重历史事实，全面考虑。“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，则垂至亿万斯年可矣，何至鄂军一起，清社即墟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，则罪且浮于秦政、隋炀，秦隋不数载即亡，宁于满清而独永命，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？”从而吸取经验教训，体会“仍返前清旧辙”是逆于潮流。“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，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。”他自信、坚韧，排除形形色色的其他说法，废寝忘餐地搜集资料，夜以继日地埋头赶写。

二、当时祖父虽与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有一定的联系，但他不善于交际，与该局的经理和老板们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友谊，更何况他写的《清史通俗演义》有其独特的见解，与拥满复清、排满复明的思想大相径庭，与攀鳞附翼、见风使舵的认识很不一致。他满怀热情地与该局经理、老板们联系，陈述自己写《清史通俗演义》的打算，但多次遭到奚落和嘲讽。祖父虽然得不到会文堂书局的支持，但他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，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，行动是正义的，对社会是有益的，今后定会有出路的。

写好的稿纸一天天增多，祖父脸上的眉结却很少能看到有解开的时候。因书将告成而出版在何处的问题萦绕在他的脑际，其忧心忡忡的心情，要不露之于形是很难控制的了。为了自己的理想能付诸实现，就不断地设法与上海大东、广益等书局联系，请求考虑出版他的《清史通俗演义》。可是事与愿违，均遭拒绝，俱成泡影。

一九一六年春，《清史通俗演义》一百回写就，“举总统孙文就职，逊帝位清祚告终”的末回跃然纸上。他反复综观全书，亦颇自得：“著书人或详或略，若抑若扬，皆针酌

有当，非漫以铺叙见长，成名为小说，实侔良史。录一代之兴亡，作后人之借鉴，是固可与列代史策，并传不朽云。”但事非经过不知难，在这“四子拦壁角”的时候，祖父彷徨终日，一筹莫展。一日，祖父把这事与孔孝廉商量，孔安慰他说：“事情很凑巧，我正有事赴沪，你不妨把《清史通俗演义》的底稿交给我，由我托人与那里的几家书局去联系，你不要焦急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总有办法可以想的。”

孔去沪三月，杳无音讯，祖父心急如焚，屡屡写信催问，偶接一二复信，往往答非所问，不得要领。祖父素知孔乐于助人，但这次一则拖延时日，二则回信言辞闪烁，游移不定，感到奇怪，未知孔的葫芦里卖什么药。

又是一月过去了。祖父终于等到了孔孝廉来访。孔一见祖父就诙谐地说：“我去沪四月，先无消息，后少实耗，你一定感到出于意料了吧？如此大事，如此荒唐，岂非咄咄怪事！”接着孔就原原本本地说了个大概：“我去沪的路上就盘算好，这次的主攻方向应当是会文堂新记书局，但不能单打一，必须与大东、广益、群智等书局接触，多方联络，使他们相互之间有所竞争。后来，我确实按这打算办事，他们看了底稿，有的婉言拒绝，有的随口敷衍，有的吞吞吐吐，总没有接受出版之意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一拖三月。这时，我很急，你也急了。那我想只好使用‘杀手锏’了，成败得失，在此一举。我就托人放出风去，大东书局已考虑出版蔡东藩的《清史通俗演义》，不日就可成交。隔天晚上，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王经理就来找我，要我把底稿交给他，说什么蔡氏的著作该局已出版过好几部，现在应当继续。最后言明稿酬为二百元。原来我打听到该局的经理和老板完全从商品的角

度出发，所以不肯放手，抓到手就要煞价。”最后孔以询问的口气说：“进程如此，你意如何？”

此后，祖父所写的《清史通俗演义》就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了。

三、祖父写《清史通俗演义》时，“清代尚无正史，私家著述亦不数觏。”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要把自天命纪元起，至宣统退位止，共二百九十七年的主要历史事实，串连起来，就需苦心经营。所写的属于“演义”，单是说说巨政是不够的，必须穿插一些琐录，才能有血有肉，形象感人。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“几经搜讨，几经考证，巨政固期核实，琐录亦必求真。”祖父博览群书，相互印证，达到融会贯通，有机结合。这里仅举两例以为佐证。

1 祖父写顺治帝入关后，涉及清将豫亲王多铎的事迹，他就记得年轻时看过墅西逸叟著的《过墟志感》和经过毛祥麟改写的《孀姝殊遇》与此密切有关。就在写清兵南下，攻入扬州、南京后，摄政王多尔衮命多铎回朝修养时，插入了孀姝刘三秀与豫亲王多铎奇遇的故事，这就增加了“演义”吸引人们阅读的魅力。

2、祖父写到雍正时的年羹尧，觉得要刻画年的性格特征的材料不足，就着意搜集。他觉得《客中闲话》一书中有一篇《公大将军延师》，其中的公大将军是与年羹尧的情况相符的。于是在写年羹尧是雍正的心腹臣子，有拥戴大功，得到宠遇时，安排了年羹尧延师的情节，从而更加生动地刻画出年羹尧骄纵专横的形象，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穷奢极欲，嗜杀成性的本质，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关系。

他写的历史演义，可分三类：

其一是从秦始皇起，一直写到一九二〇年，共写了两千一百六十六年的事情。具体的名称是：

《前汉通俗演义》	(附秦朝)一百回
《后汉通俗演义》	(附三国)一百回
《两晋通俗演义》	一百回
《南北史通俗演义》	一百回
《唐史通俗演义》	一百回
《五代史通俗演义》	一百回
《宋史通俗演义》	一百回
《元史通俗演义》	六十回
《明史通俗演义》	一百回
《清史通俗演义》	一百回
《民国通俗演义》	一百二十回

共十一部，一千零四十回，字数六百万左右。总的名称叫《历朝通俗演义》，或叫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。

这十一部书，祖父不是顺着朝代次序写的，他成书的次序是：一、清史。二、元史。三、明史。四、民国史。五、宋史。六、唐史。七、五代史。八、南北史。九、两晋史。十、前汉史。十一、后汉史。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这十一部演义，《清史通俗演义》最早，出版于一九一六年七月，《后汉通俗演义》最迟，出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。开始印的都是有光纸石印插图本，当时这套书的销售量非常大。到了一九三五年，会文堂新记书局又把它全部改为铅印本，加上许廑父续的《民国通俗演义》后面的四十回，总的书名称《历朝通俗演义》分装四十册。另刊《历朝通俗演义

改版印行缘起》一册，把全书的序文和每部的回目集合在一起。这一次重印出版，其销量又大大超过了前次。

其二，是《西太后演义》或叫《慈禧太后演义》，三十万字左右，也由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发行。

其三，是增订了《历朝史演义》。这是清初新昌吕安世所著，祖父作了增订。从盘古开天辟地起，一直写到清朝，字数五十万左右。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发行。

祖父写这些演义，搜集考证史料，不遗余力。

一、他写《元史通俗演义》，知道这是棘手的事情。因为《元史》过于简单，不克完善。商辂等撰的《纲目》，薛应旗作的《通鉴》，陈邦瞻著的《纪事本末》，缺漏很多；《皇元圣武亲征录》、《元秘史》、《丙子平宋录》、《庚申外史》、《元朝名臣事略》、《元儒考略》等，均有一定的局限性。此外可作为《元史》考证的，有《蒙鞑备录》、《蒙古源流》、《元史译文补证》等，亦未详备。为此，他尽力搜集东西史籍译本。就西洋史籍译本来讲，觉得于蒙古西征时，较中史为详，且于四汗分封，及其存亡始末，亦足补中史之缺，足资参考。他所编写的《元史通俗演义》六十回，是融会中国和东西洋史籍而成，从而“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，外域异闻，凡正史之所已载者，酌量援引，或详或略；正史之所未载者，则旁证博采，多半演入。”如窝阔台汗执政时，曾令拔都为统帅，速不台为先锋，率军西征钦察，即俄罗斯东部，并分兵入波兰、入马加，则已到东欧。马加即匈牙利，其北是奥地利，亦称奥斯，向与匈牙利或分或合，与匈牙利合时，则称奥斯马加。奥斯马加之西，是德

意志联邦，日耳曼与涅迷思，皆德国联邦之一部分。蒙古军亦曾至奥斯、日耳曼与涅迷思。明宋濂等修的《元史》，因欧亚间之地理未明，所以关于拔都西征事，多略而不详。清末民初所译的西史，亦人地杂出，名称互歧。祖父写这些史实，就反复参考中西史乘，两两对勘，择要汇叙，各取所长。他自己说过：“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，不得以小说目之。”

二、祖父写《民国通俗演义》的时候，社会上未见有民国史的书籍，而他则敢于撰写，从此可以看出他的胆识和才能。许廑父称赞他说：“蔡子嗜报纸有恒性，搜集既富，编著乃详，益以文笔之整饬，结构之精密，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，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。”祖父在该书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辛亥革命、孙中山下野、袁世凯称帝、蔡锷讨袁、张勋复辟、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节的始末，其中有机地穿插有关的轶闻趣事，做到“语皆有本，不敢虚诬，笔愧如刀，但凭公理。”

如祖父写蔡锷与袁世凯斗争的情况，搜集了丰富的材料，加以整理，写出了袁世凯老奸巨猾，忌恨蔡锷，杀之不能，乃欲蒙之；蒙之不足，乃更宠之。而蔡锷自是英杰，身处旋涡，苦心孤诣，不惜自污，极力设法，以求有济。与蔡锷打交道的小凤仙，慧眼识英雄，尤足为红粉佳色。对小凤仙的评价很高：“巾帼中有是人，已为难得；妓女中有是人，尤觉罕闻。”祖父所写小凤仙的身世和特征是：“小凤仙浙江钱塘县人，流寓京师，堕入妓籍，隶属陕西巷云吉班。相貌不过中姿，性情却是孤傲，所过人一筹的本领是：粗通翰墨，喜缀歌词，尤生成一双慧眼，能辨别狎客才华，

都中人士，都称她为侠妓。”关于小凤仙的文字记载，最早只有蔡东藩的《民国通俗演义》里才能找到。

三、祖父写历史演义的主张是“以正史为经，务求确凿，以轶闻为纬，不尚虚诬。”他在《宋史通俗演义》的序文中说：“宋代小说，不一而足，大约荒唐者多，确凿者少。龙虎争雄，并无其事；狸猫换主，尤属子虚。狄青本面涅之徒，貌何足羨？宠籍非怀奸之相，毁出不经。岳氏后人，不闻朝中选帅。金邦太子，曷尝胯下丧身？种种谬谈，不胜枚举。而后世则以讹传讹，将无作有，劝善不足，导欺有余。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，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，以诬古而欺今乎！”他担心读者虚实难辨，误实为虚，蒙受不正确的历史知识，因此常作说明。如《宋史通俗演义》十六回写到陈搏之死时说：“陈搏系一隐君子，独行高蹈，不受尘埃，若目他为仙怪一流，实属未当。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搏老祖，捏造许多仙法，作为证据，其实荒唐无稽，请看官勿所惑哩！”

祖父在《中华全史演义》中写到春秋晋国时，涉及赵氏存孤之事，其中提出：“《史记》载有屠岸贾为难，及程婴、公孙杵臼存孤事，不知何据。或曰此汉韩信存孤事。”接着扼要地说明了故事的梗概，点明：“因汉人为之立传，不便言明，遂以吕后为屠岸贾，以韩为赵，以萧何家为公宫，而程婴、公孙杵臼，乃韩信客名，司马迁作《史记》因之，遂为千古之疑案。”祖父敢于对太史公司马迁所作之《史记》质疑，实属有独到之处。

祖父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，正直廉洁的人物，表示尊敬，加以表扬，但也不盲目崇拜。祖父曾讲起过：“我撰写宋史时，写到陆秀夫在厓山患难之中，尚日书《大学》章

句，训导嗣君，我就给陆加了批语：“其行甚迂，其志可哀！”

祖父在十年多一些时间中，陆续写出了七百万字左右的历史演义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惊人的事情。他在社会上屡遭颠沛，在家庭内又常遇不幸，这一切没有使他颓丧消沉，反而经过考验和锻炼，使他更加坚强无畏。他写出了《清史通俗演义》，交给会文堂新记书局付印，仅拿了微薄的一点稿费。后来继续撰写，该书局与祖父订约，每月拿六十元工资。他在名利上从不计较。当他在写这些历史演义的时候，适值我祖母和父亲多病之秋，而他毫不动摇，排除万难，还是夜以继日地撰写。记得小时候，祖母曾经这样说过：“你祖父废寝忘餐地写演义，积劳成疾。我劝他要好好注意身体，慢慢地写。你祖父却说：“救国要紧，我的生命可置之度外。”我又劝你祖父，多拖一个月，可多得六十元钱，何必这样赶紧呢？你祖父又说：“钱是身外物，我从不考虑，宁可官不做，来写这历史演义，当然是越快越好啊！”

祖父的辛勤劳动所得无几，却替会文堂新记书局的老板赚了大量的财富，这是书商对他的无情剥削。一九三五年《历朝通俗演义》全书铅印再版，那时祖父还健在，而该书局的老板就没有与他联系，不请他自己再写几句话，却找了个与这部书毫无关系的卢冀野，在每一部书的前面，各写了一篇与本书不大相干的序言。这卢冀野甚至连祖父作书的次序也没有看清楚，误认为从秦开始，按照朝代的先后依次写到民国的。这一事实，充分地表明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书商剥削的残酷。